

客

問

篇

久奉人矣。日生于明亡之際，團練義兵，抗拒。本朝南下之師，放受
擒，僕人為本朝有罪之人，書亦當今紀禁之書。

長興仙亭問一卷業向微先生

在病携在十年矣

頃始獲達趙璧惜首後卷已久別故人忽然重對
吾可不用書表語聊志因緣云爾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九日返學軒書後記

容問序

今天下日苦兵士持利害為趨舍當官不盡其用則一諉於事任之不齊與權藉之不力凡為之自我者或一切預計其成否委蛇需望以聖賢不可必之事而必焉而後為之此先憂後樂者之獨見於古人而咨嗟動已於已任之難得也余丙子年與吾友王昆華典士錫京足年文風丕變遠近興起而吳子曰生年最少以經冠其房天下之人讀其文皆如登泰山而觀巨海裁裁洋洋見其所為灑灑白雪者而日

生不有也日生蓋好言王略指掌天下事於兵計尤
長適自戊寅以來虜躡入內地破燕齊郡縣六十辛
巳陷松山八城破敗幾盡襄樊之間復袁王孫而相
公殉於外天下獲不得又安蓋當官者既不肯自愛
又禁他人使不汲皆愛而日生於是乎始作客問計
其綜略時事根本 國謀具賈生之治安兼同甫之
中興宰相入以告
君群二出而圖文為無喻此十三篇者然無如其草
莽之言何也士出處有時夫窮而著書出於不得志

者之為然達而行則舉而措之且范文正文章論說
必本於仁我居諫官侃侃有大節至其為將則得熟
羌為用使以守邊徙屯兵食內地以紓西人饋餽之
困三歲士勇遵實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古今將相之
用無大于文正然使不先立其本慨然素有志于天
下其能取異時功名如持左券者之交手而何吾未
敢為文正必也余家晉絳之間太行在河東河北兩
路之界自前代為險國然于甲兵訓練耕屯戰守之
說能知其所設施而不克究其事年三十任於朝

親近 幃帳以右為儒臣常進而州俎豆是以軍旅
之事雖日勞我心而恒愧無以自見日生少年丈夫
抱經濟偉略居東湖讀書著書間垂袴小袖馳馬試
射氣豪才發意不屑二為威寧靜遠余前比于范公
猶張其根个學術其所成就或有過焉者辱或以慰
日生之窮且以示玉昆華今知今並隆中尚有人以
為吾黨二三子之幸

崇禎壬午友人李建泰括蒼山題

容問序

余讀日生吳子東湖詩驚其雄邁以為此地再振元
得其古論襟著博辯道練在瑯琊晉江之間一持少
復既而示余容問十三篇命為序且曰用疏議體非
以辭章為工子其詳之余為循覽一過富國強兵燭
炤計數救時之策中興之規備于此矣於是益嘆吳
子之才之不可測也哉

國家驅胡虜開天造功烈人材跨絕百代弘正嘉隆
間化休而誕昌麟鳳盈廷熊羆接闕一時綴文之士

抗步翔翔言詩則擬漢魏盛唐言文則宗大家左史
明時鼓吹光焰後人顧余竊謂 本朝文章上通兩
漢當以奏疏為第一其事核其文實其氣達其格簡
如王文成楊文襄俞肅敏霍文敏胡端敏高文襄張
文忠諸公未嘗屑 辭章之學而變化在心經畫在
手聖言起行不爽豪髮所謂經國大業斷在于此以
視因文造情選章削句其為相去道里遠甚因思是
錯備塞充國也田諸葛出師為大漢文章稱首古今
不異然而班揚蘇李各自成家優此者未必兼彼偏

長者患于偏短意有所止才有所限也歷代不能兼
而本朝兼之本朝諸公不能兼而吳子兼之嗚
呼此其才何等耶吳子少而諳武近乃益力於兵農
大務安攘本計覃精數年信天下無不可為得我說
而行之網舉目張太平可以望致核而實達而簡坐
言而起行十三篇所載有燦然者然使吳子得蚤遇
方大辰其所欲為驅馳戎馬之間高議廟廷之上
即容問可不作他詩歌古文辭更可不作不得已而
空文自見余於吳子壯其才又傷其遇也余生困沮

視吳子倍而千里之志老驥不衰得容問讀之如與
龐士元談伯玉畧桑葉成陰又如登李贄皇華邊樓
山川要塞一目而盡未嘗不掀髯撫掌起舞稱快也
今吳子扶持其說出應當世之求得尺寸之柄施為
次第迎刃破竹取金印如斗大使天下知十三篇之
所就如此而曰詩文曰疏議皆非所持以自見余又
烏能剛吳子之所至哉

秋浦社盟第吳應第次尾氏撰

容問篇目次

大勢第一
屯墾第三
中鹽第五
選練第七
馬政第九
車戰第十一
權任第十三

江左 吳易
經費第二
裁汰第四
通漕第六
營陣第八
砲藝第十
算勅第十二

日生 著

客問十三篇

客有問於吳子曰今天下外有虜內有寇自奴
首發難用兵二十餘年兵清撫開鐵寬真駿陽
瀋陽遼陽廣寧河西一帶僅存寧前錦義八城
中間徐鴻儒奢崇明孔友德發畔旋滅若近者
濟南襄陽中州數郡淮西半幅舊年松杏喪師
今虜闖入又見告矣經督大臣如熊如盧如洪
等皆卑慮竭誠奮忠發策身死而無益國事財
竭而不足用兵鈍而不足試地方託於中原而

虜復馳突于京東數州如人一身腹背受敵所
在殘創其救實難子負天下之志極富強之略
度無難朝秦而夕韓白也將何以策此吳子
曰相天下有大勢治天下有大機得其機與勢
而乘之安危存亡雷霆發者材也得其機與
勢而乘之殺生予奪釋卷風行者權也且我

高皇帝起江東滅陳滅張驅逐胡元混一海內

文皇帝起燕雲一戰而破耿炳文再戰而破李景隆

三戰直走南都再造神室皆以一隅之地數萬

之喪開闢奮興垂萬世不拔之業今我

皇上聖明英武海宇全盛建州屬夷群盜子民負
累朝荼毒之恩流數省生民之毒堂二問罪斬馘慘
俘持重相撰審謀後發裕如耳忽征忽款或勒
或撫內無成算動不中宜至今蔓延關緞老師
費財此皆從來將官疆吏愛錢惜死閣部大臣
立心不為國家提調不得肯綮一悞百悞之罪
非醜虜盜賊之能也蓋天下形勢

京師為首三協宣大為脊中原為胸腹齊晉徐

淮秦蜀為兩臂吳越江楚等處為股足臂股手足人所共護胸背扞頤目也今者小薊單虛中原數郡雖經殘削然京輔秦齊之郊年穀順成瘡痍稍起江南楚越一帶踴稱粗安轉輸不匱誠能總攬全局加意撫輯固通津臨德之備以接徐淮下江南則左臂勁嚴真保山西之防以達陝蜀出荆襄則右臂勁兩臂俱勁股足應之血脉流通呼吸相應而腹背可無患也其腹背被兵要地及今之時早為料理經制專其分畫

一其權任去其牽掣大興耕屯設法勸課而又汰冗員節冗費經營金粟佐助軍資揀練兵馬振肅軍政令嚴而罰信賞重而威導使富強之勢縱衡聯絡然後環數省之力以臨中州大河經其北穀函潼關輻輳虛氏據其西英盧潁壽扼其東制其險要謹其塘探將不得養寇自封兵不得賄交私市議備精明堅守有暇接伏以待之漸進以逼之賊何繇肆若夫虜未有口去有道往時墩臺何在塙堡何在明哨暗哨何在

三協十二路東則建昌燕河石門山海中則馬
欄松棚喜峰太平西則石塘古北曹家瑤子濠
必批牆必築烽必明瞭必遠塘馬必確其未入
也堵截必嚴其既入也合戰必力勇何跡入膚
得以入寇得以肆兵不畏將而畏敵將不畏督
撫而畏兵將撫外畏賊畏虜下畏將卒而內畏
線索中搖門戶闕闕事權不一分畫不明以一
人之心思之才力上顧下忌中猜外疑有材不
得用欲用不得盡欲盡不得展舒嗚呼天下事

不至崩解決裂勢將不止誠有其材有其權信
任不疑專斷不忌謗沮不行首足食次足用次
強兵次技勅盪滅何以系孔可使錢流地上何
必韓白可使用兵若神相天下之勢乘天下之
機披卻謀竅待明而決之勇而斷之其數固然
無足惑者

客曰子言天下大勢曰其機而乘之是則然矣
竊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特言其火伍口糧
及衣兜器甲之用耳若夫將軍有腹心之佐偏

裨有爪牙之士奇材劍客一人而兼數人之食
軍鋒殺手一人而兼數人之食教師旗頭一人
而兼數人之食星占數術一人而兼數人之食
謀士幕客反間死間郵其家拊其私遂其志意
飽其情慾一人而兼數人之食又兼數人之用
而又以其餘為椎牛大饗旬犒月給一切獎賞
勸勞之用又不獨此一軍之動或攻或守或戰
或勦或追或搜鐵石之用竹木之剗硝黃之費
皮革藤幹之利糗糒乾炒萬一不測之備城守

則有批濠築臺關土葺埽懸簾托板飛石礮石
金汁火礮一年之食數月之芻數十萬筋之鐵
炭鉛藥數十萬枚之撞竿燈盞而又不獨此假
如以十萬之衆行千里之程渡溪為澗登山越
嶺夏則有暑濕風雨冬則有雪霰冰霜草船油
具帳房釜鍋車營廬角馬騾犢犛金木之工靡
不畢具軍行在前輜重在後諸凡繕補衣裝修
整器甲鍛礪刀劍教理弓弩翎箭其值不貲故
興師十萬必每日再費千金古之千金今之萬

金也日費二萬金則月費六十萬歲費七百二十萬矣且以今日兵數言之奴寇援兵十萬人加練十二萬人一兵歲費三十六兩勦寇十萬人一兵歲費二十八兩只計年例支給口糧已滿千餘萬兩各鎮主客官兵馬糧料不與馬即勦奴勦寇各督撫總兵官標下非時犒賞額外支給糧項使費不與焉又各街官軍歲耗東南粟以寔

京師不過二百一萬而崇禎五年下糧廳開稱萬

歷四十六年原額官軍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員名崇禎四年十月分官軍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五員名通察自天啟至崇禎四年總督京營各衙門除減汰外較萬曆四十六年共實增二萬七千八十七員名月增米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石歲約增米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六十餘石此崇禎五年京軍之數也今又數年封疆多事兵制屢增漕輸有定而軍糈歲以溢額子言首足食繼足用足用固不易言即足

食愚未見其可矣子曰天下百貨貴賤於食食重百貨皆重食輕百貨皆輕借如練軍每人每日餉銀壹錢壯丁每日實食米三升豐年大熟米麥甚賤之時升糶一分是則所食之外日餘七分為補紱衣鞋修整范甲之用也平年小熟米麥中賤之時升糶二分是所食之外日餘四分荒年全歉米麥大貴之時升糶五分是所食之數日欠一升口腹尚不飽他無暇論其他軍衛餉額遞減則苦亦倍甚今將足食不但足邊

軍京軍各衛所州軍之食要在足百姓之食使其穀粟繁多一如江淮荆襄之間則米麥必大賤米麥大賤則食貨百物亦必大賤食貨百物大賤則軍民財用有餘軍民財用有餘則軍不聚而譁民不散而賊官府亦必有餘矣故足食莫如重農重農莫如屯墾

客曰蓄屯新屯兵屯商屯余亦聞之矣但舊屯主於清查或軍佃軍屯或民佃軍屯或勢豪占佃軍屯雖欲清查甚為費手如張抱策屯書更

張生事不可施行新屯主於召募然金錢易發
而難收沙土難闢而不易墾利權一散官吏侵欺
募民逃竄本費而粒不登往年蓋有入獄抵罪
者矣兵屯利盡兵農制則善矣奴寇數萬星馳
甌集耕耘收割能保其無失誤商屯納粟關中
利則鉅矣罷廢已久事多不便能保其果興復
況山薊邊外犬羊數驚忻代澤汾山高土瘠宜
大一帶悉積灰沙今欲一概行之成歟否歟否
道安出歟吳子曰

高皇帝後宗詒策守邊將士備譏察外悉令屯田每
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又唐韓建韓重華等屯
田足食即今山西陝西套外受降城池豈皆水
田肥產無灰沙卷積虜賊烽火之患耶元虞集
言燕東湖水淤衍築塘捍海略倣江南圍田種
法可得數百萬石者海運飛輪又近者徐尚寶
踏水容訣徐文定開方水利興

欽定

興屯裕餉全書具在請得而略言之商屯行於
洪永改折於弘治中其事遂廢雖嘉靖間山陝

各邊多拘土民納鹽糧號曰邊商然所納者不
過多易糧粟與官攬兌支無復有墾田之事且
商人屯種本為中鹽必鹽利百倍屯墾始可興
復今引價既高各邊殘缺雖

國家甚利商屯商屯未可卒復也舊屯積弊已久
利在清查然江淮等處田畝有人耕種子粒有
軍收討即不清墜亦無甚害江北河南等處寇
賊兵火人民逃亡官田民田拋荒甚衆即欲搜
剔何處下手雖有軍佃軍田仍照屯起糧民佃

軍屯豪占軍屯方加等起科之議然清察一行
吏胥肆為奸弊詰訟日起民不安生雖獲小利
得不償失存而勿論可也惟新屯不論軍民商
賈文武職官願捐貲開墾者各與繇帖給衙予
秩旌獎贖罪立學開科所墾田畝令其永遠管
業凡係邊屯奉崇禎六年

明旨

永不起科係腹屯察額內者三年後起科額外
者五年後起科雖有上中下三等俱照下田則
例具有願墾而無力承種者照田種法借給貲

本秋成責償不取其息收穫子粒官六民四一
切開築築堤有司量措工費不得專役佃民妨
其耕作又宣大總督盧九台所議耕牛草料食
米并酌量所屯地方立大屯長小屯長招徠貧
民散給子種巡省耕獲最為詳當鑿之可行兵
屯之法或三分防守七分耕種或二分防守一
分耕種或丁壯防守老弱耕種視地形緩急敵
勢輕重而為之

祖宗朝有行之者况營路邊堡原供守禦非戢兵也

各守信地亦自安閒隨田築堡收保人民田畦
之旁多設品字坑一粟蜂等製以限戎馬然後
官給耕牛穀種糞土工銀一如民佃仍以所收
豐歉定各軍勤惰以各軍勤惰定道將能否夫
功令有名也經理者實也使將吏以此逢迎上
司為轉遞差擢之階梯而道府以此代芑苴為
獎勵薦拔之地步事無弗舉行水泉可引者引
之開墾可建者建之淤衍可圍者圍之山林原
陸榛栗梨枣食可代飽通商轉賣可致金錢則

屯墾與樹植和表裏此其大略也其間曲盡地利
利土少粟多則有王氏農書善用水利力少功
多則有泰西水法若夫屯墾之要務足食不務
裕餉務利踈於民不務利歸於上利踈於上民
不樂趨一時雖稍有贏餘終久必廢利歸于下
民咸樂從一時雖未大饒行之歲久積敎愈多
食物愈賤逃亡者復業盜竊者屏息節省甚多
糧餉有餘利卒歸上故曰食足而後用可足也
客曰節用生財責量入為出

國初無論萬歷九年閻臣張為會計錄大約官民
田土共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有奇夏
稅米麥菽四百六十萬五百有奇秋糧米二千
二百三萬三千二百有奇諸如絲絹麻苧等屬
夏稅棉布花絨等屬秋糧此外屯糧鹽銀關稅
同銀雜項諸款戶口又別自有丁銀計戶部歲
入奉折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
庫者六百餘萬自武臣俸祿十四萬兩外皆係
御用莫可清核各邊年例與京支雜項皆取足太倉

銀庫庫銀三百六十八萬二千二百七十兩有
奇崇禎初管庫主事揭歲入三百一十萬五千
四百五十餘兩并完欠事故無額者不過二十
萬各鎮京支歲用五百餘萬較出數尚少一百
萬其漕糧四百萬石除天津各鎮截運外通州
倉八十萬京倉二百一萬崇禎五年通察天啟
至今實增歲口糧幾四十萬石而新餉不與焉
新餉有二邊餉逐年加派各省直田賦銀六百
六十七萬九千二百八兩額內雜項課稅銀二

百八十六萬一千三百一十八兩額外雜項銀
七十五萬九千七十九兩總銀八百三十八萬
二千六百九十三兩崇禎十二年加練新兵遍
派田賦銀四百八十萬兩加派雜項關稅等銀
二百二十萬兩總七百萬兩勅餉起崇禎十年
加派田賦二百八十萬兩合美一千八百一十
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視內十庫及太倉庫
數踰二倍國初量入為出今量出為入長此不
已經費安窮後吳子曰窮則變：則通凡理財

之道當提綱挈領區畫分明條析詳核使事立而功舉侵者無從下手流通者轉輸無滯不耗不墜用度自足不在錄積寸累持籌於已然之數較量於出納之間也

祖宗法制簡易明確舉凡生節之數莫深慮遠傳世既久漸失本意官多而法亂吏衆而民授俸祿之費日增月倍其耗一也內府十庫

御用所資外臣不得清察非乾沒即朽蠹其耗一也鹽關雜項諸稅牟利太深雖意在為國生財然

失於寬美流轉適溢在滯况一切侵盜入已者
乎其耗一也即如官制洪武初吏部上天下府
州縣官教府一百四十官八百八十州一百九
十二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
一共府州縣官四千四百九十三員耳京官武
職流外餘署比今尚少數倍會典修於萬歷十
五年以前都司即中員外主事大抵一員十三
道御史雖有多員明開後不全設府佐州佐同
知通判推官各一員縣佐丞簿典各一員佐戎

無設往時四督今為督者十一往者各省與邊
鎮設撫今為撫三十餘內或一部兩尚書四侍
郎外任司道或一省至十五六員其他添設者
不可枚數儒學教官府五縣三是則國初已然
但國初教官力行初替作養人材故不可少今
之教官多亦何用所最重者錢糧一節內有部
倉大小各臣外有河道侍郎督餉侍郎餉司河
上六部司淮揚有督撫各省所有糧儲道不為
少矣又有督糧道巡漕御史練餉科臣勅餉部

臣凡府州縣之同知通判丞簿不與馬所尤取
重者虐寇二項有督臣有撫臣有監紀道臣有
信地道臣有總鎮有叅遊副總而又別有督師
一則張官置吏鋪設衙門下司奔走送迎佐戴
辛苦筭捷費端無窮一則十羊九牧欲行一事
則必申詳數四支移往還動見掣肘何以臨變
應猝決事理民今宜統天下文武官員參考諸
司職掌若繁若簡若重若輕若急若緩通行打
算大加裁革使其事權疎一既便奉行而歲祿

所省有不下數十萬矣昔唐德宗時兵興事多
國用不給宰相李泌省併閒官拾遺補闕寄止
寺署此救時良策也若乃錦衣勳衛之裁革軍
漢雜役之法減內府十庫之清查改折所釐剔
亦無慮數十萬此在

明主與大臣斷之而已客曰往者太平無事袍鼓不
鳴外戶不閉府縣可卧而理撫按司道雍容拱
手故

神宗朝往：巡按御史數年不差詎推取

昔梁年不下而海內晏安今寇連數省虜數入犯兵
荒徭至事若亂絲夫功以人成財繇人理子乃
輕言裁革如廢事誤國何吳子曰吾所欲裁革
者正為其雜職冗員罔功耗財有損無益故議
裁革非裁革立功理財之官也國家分職繁劇
去處既當增添閒冗去處又不行汰減同事設
官事過而官不革借題立缺：多而後復然擬
缺之時囑賄金錢遷轉之際鑽營贈遺不取之
官則取之民當此民窮財盡費無名之費養無

用之人雖使清查數十萬加派鹽關雜項稅銀
數百萬取之錙銖用之泥沙欲以足用愚未見
其可也

容曰國家經費如田土正賦外所入不一而鹽
利最大鹽自兩淮浙江長蘆河東廣東福建靈
州鹽運司提舉司建置不一而淮浙利最大請
言兩淮出鹽者爐戶鬻鹽者商人有邊商有內
商有欲商邊商買引內商支掣水商分賣出鹽
之法有引有單有緡行鹽之變有嘗股有存積

有割沒有加帶蝕鹽之弊餘鹽行而正鹽不行
浮課增而正引不售正引不售則賣引價輕是
邊商病文學稽遲則守候歲月是內商病私鹽
衆多則分賣共利是水商病浙鹽有邊商水商
無內商弘治以前正鹽在邊輸糧餘鹽解京折
色弘治至今一概徵收折色有包補之弊有票
鹽之弊有庫價之弊有變賣餘鹽之弊大抵浙
鹽大患行鹽之地即產鹽之鄉以是私鹽盛行
官鹽滯壅國課往不登其他鹽息利微亦不

其論開唐劉晏行鹽轉輸鹽利至七百萬緡宗
千萬緡元舉天下全賦鹽居其八

本朝總計鹽課始不過二百餘萬自兵興累經加
泐淮鹽一百七十萬有奇浙鹽三十七萬有奇
合美諸處度不能過四百萬視宗元尚不及半
而議者已憂其取盈將來不便通轉其說何居
吳子曰美為國者通計天下人情事勢邊腹近
遠若利若害相權利導流通灌輸此亦弘羊劉
晏之術也正賦莫過土田末富莫過銅鹽是為

兩利然未有兼之者自永樂時下輸粟於邊開
中鹽引之令富商大賈各於三邊自出財力自
招游民自墾荒田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畝闢
治年穀屢登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二
錢不惟邊儲大裕而聲勢聯絡備守益固腹裏
充寔人民樂生無飢荒流離之苦無盜賊竊發
之虞歲所省金錢無慮數十萬行一事而本末
並收軍民強富過桑羊劉晏遠矣輸粟于邊之
法既廢西北商撤業而蹄墩臺坐圯保伍坐弛

游民自散邊地為墟其後各邊米石值銀五兩
軍儲大訕嘉靖八年照依

祖制

召高上納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銀兩雖云照舊
海友邊中然商人狡黠賣票對支名存實亡不
復往時屯糧之制矣夫此大利中外蕭條今加
派日增寓商兩困議者或言宜變更前法罷給
本銀割分寓場聽商人佃業自行煎鹽掣賣而
官自獲租銀無胥吏侵蝕之弊無中邊倒換之
煩無守支歲月之苦流通轉輸為息自倍行之

既久其謀必饒誠為良法然未有條議而舉行之者其不便有三一者

祖宗經國大權所以控制中邊足民裕國一旦改革

萬一別有弊端誰職其咎一者邊商攬兌對支雖不如往年屯墾然視教價貴賤高下輸納不至大困若盡行徵收三邊糧草全須解發將來軍儲益乏塞下益空失養兵制敵之善一者鹽鐵利權歷代操之自上用以收大柄絕覬覦若盡以歸商恐有奸人不執兼併恣睢伏不測之

患有此三不便故或言之而不敢即議舉行總
之鹽法利弊官鹽什三私鹽什七官商兩病徒
以飽胥吏猾胥奸人無賴之腹互相容蔽故難
清剔只今良便補救目前莫如清簡鹽職疏汰
鹽胥勿貪小利而增浮課勿縱需索而稽掣發
特任風力心計重臣大加振刷務令邊引隨到
隨賣內商隨支隨掣所行即現年之引所掣即
現年之鹽鹽法疏通三商俱利兩淮可以加引
行鹽不必加鹽增課兩浙以行鹽為食鹽不以

粟盡妨正引官課愈平私販愈無大利久之私
販什七將盡歸官兩倍計之可得正課數百萬
即不得如元寧遠不及宋將來

國賦充饒漸浚邊中海支之蓄亦無不可此救時
道變之大畧也

客曰閩商船料錢鈔漁茶等稅小有所入不係
國家經用固無論已若漕運為

京師之根本閩河係漕運之咽喉

國初半用黃河北決則張秋以北受患南決則徐

邳以南受患屢經衝激鑿新河鑿泇河鑿駱馬河今所道黃流止百六十餘里似得計矣然近歲以來汝流東瀉河流淺涉有底滯之虞辰巳之間歲復早暵疏濬無功議者憂之或云宜復海運或云宜復四倉或云宜用劉晏歇艫船法或云仍宜用黃以濟運是數說者孰為當可與子曰淮徐臨德四倉為

祖宗舊制然當此寇盜縱橫土賊竊發雖十萬軍連幫通運幾恐其焚劫若分四處水倉儲貯大

利所積，奸人睥睨。每虞須調軍守把，第一共事費，表不贊一不便也。淮船汴用汴船，河用河船，渭用渭船，此劉晏歇艖船遺制也。今若用之，船必官造，軍必遞簽，每虞停擱，轉搬必用倉塲頓貯，其患仍與四倉同。二不便也。用黃濟運，謂運河水力不足，然黃水湍悍，徒無嘗當其衝決。既患親流，及其決過，又虞淤積。况閘河乾淺，無如南旺地高，居上勢不能引黃，逆流是用黃有害而無利。三不便也。海運不自劉家河白。

港竟自淮抵津北海氣寒無魚龍驚沒之患其
說是矣出入無人之境內洋挫折二千餘里虜
踞朝鮮駕海犯登萊是其素志又波寇出沒不
賫數十萬石盜糧耶四不便也夫漕運之法為
船萬二千為卒十萬餘自宋尚書開會通河以
來轉運通行二百餘年曾無阻塞近者龜底圻
裂牽挽莫施原其害本大略有三一則挑刷人
夫虛應故事一則汶東豪勢瀉水灌田一則河
陂淤澌不堪蓄洩又當天時早暵泉脉益微苟

能嚴決水之禁盜泉之禁當事者用心經理批
濬以時無徇名而失實無營私而害公則新舊
泉源自足以供汝流南北之用又何必紛々為
為必不然之計哉

客曰今天下所大患者兵不足用也自遼東用
兵及二督會勅不知凡幾百萬主兵亦敗鄉兵
亦敗浙兵亦敗川兵亦敗聽調狼土連兵亦敗
兵家言家丁言殺手言死士然頃者左師喪師
洪督殞命豈無家丁豈無殺手紀律共嚴料敵

失當臨陣應變失宜夫戰士不聽銳不足以當敵紀律不精明不足以當敵料敵不制勝不足以當敵應變不如神不足以當敵應變在乎膽料敵在乎智紀律在乎練聽銳在乎選膽智歲之胸中不可以擬議而得若選若練近世名將著有成書所云一人教十人教百人教千人教萬人教萬三年之後可得勝兵十萬以五萬應賊以五萬應虜戰可勝敵可乎如何吳子曰是則然矣然虜騎入口星馳電擊不兩日至都城

下矣冠東西風雨馳驟倏忽若飛待用在旦夕
之間而訓練在數年之後計不亦左歟且在籍
諸軍既非人々堪選而選兵之法相其年貌量
其材藝度其精神強弱不能盡如成書所載須
將訓練則例熟視詳說從容講明夫兵不可以
未教而用而教練又不可以月日而成計唯有
招募殺手用為衝鋒重購死士臨敵陷陣萬一
偵探緊急塘馬流星身自將之當先勦殺所謂
衝鋒者力挽千觔箭射二百步選成列置一軍

優以重糧給以利器教以步伐止齊之法示以
腹心手足之誠膽勇既高技藝又精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所謂死士者將戰之前三日下令懸
金百兩或二百兩招募壯士不論官軍雜流亦
不論氣力筋兩但大膽向前自必勝甘心效
死者明立結狀詳開何處居住親屬何人得勝
回軍領賞設或不幸陣亡其銀給與親屬葬埋
用過之餘分給若干至期各付器械盛甲監軍
親督在前盡銳殺上如有一人反顧登時斬首

李牧百金之士十萬今之衝鋒死士也選車萬
乘今之車兵也騎萬三千今之騎兵也車騎步
兵如此之精且多故西却強秦東凌燕北滅東
胡樓煩襜林夫趙地不過二千里牧一國之將
而軍容之盛若此蓋惟軍市之祖畫以與牧招
募有財教養有道揣敵有方故能成功近如王
越陶魯王守仁皆用此等倉卒之間破敵制勝
今勦練兵共二十二萬口糧不過八分更多不
過一錢其中豪傑奇士扼虎命中超越異嘗者

能幾人哉即有其人不加選別優厚及至臨陣
怯者先走勇者不能獨前大勢披靡同歸于敗
況主帥既不向前家丁同在陣後平日欺凌卒
伍臨戰首先退縮全軍不服莫肯當先理固然
也若余所謂衝鋒死士者不然出軍一萬得此
等千人出軍五萬得此等二三千人當先突陣
鼓三軍之氣奪敵人之心便可所向無前縱橫
無敵而平日又能概加選汰使把選哨哨選旗
旗選隊隊選兵各擇平素所知自行舉出以後

但有生事胡為及不堪戰陣即加連坐亦自應
當選擇既畢然後編派編派既定然後立扶同
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堪如有不堪甘心受罪
自下而上保無本管共陷如本管共陷甘元償
命上下一體兵將相顧此即尉繚子末伍之法
至簡而精教練之事得其大要矣然後分散各
場鋪令教師將技藝弓箭火器車器一一教演
各本管又將伍法隊法陣法一切條例件；演
習字；講明今各人牢記上場真操旗幟金鼓

分明行立吐作一豪不亂若有違今即立不測
之威或斬首或貫耳或細打恭責重信一立人
皆畏服如驅羣羊惟我號今是聽然後拊其疾
病卹其勞苦厚其酒食犒賜必先重之以威而
後加之以恩威則知懼恩則知感人心一法令明
練一萬有一萬之精兵練十萬得十萬之精兵
勝而不可敗敗而不可亂訓練未成用死士奇
材以摧鋒陷銳訓練既成用死士奇材為跳盪
遊兵險易有備奇正互出何憂敗衄哉

客曰選既精練既熟分布進退制奇設伏使萬人如一身者陣也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開衆如開窻形名是也分數形名者陣之法也風后握奇七陣尚矣諸葛武侯有八陣李衛公有六花陣至李荃裴緒阮逸許洞張燁之徒著為國說一行單列依名畫形為翔則為飛為之容虎翼則為獸攬之勢真同兒戲固無足言若近者趙本學俞大猷戚繼光論陣或詳或畧或實或虛見之於事果可施行戰聞果能取勝

古篤耆三才屢有成功效及總理薊方不聞長
驅破虜其故何也吳子曰陣起於伍伍起於身
故左前右後者兩手兩足也擊左右應擊右左
應擊中則左右皆應者兩手兩足搏臂騰那以
衛身腹頭目也推之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隊
四面四向莫不皆然此陣意也今明法嚴賞信
罰必分數不亂形名無失此制陣之法也用寡
則易精用多則難一愈多愈整勝不窮追敗必
相救為陣法之取善且以武侯八陣言之陣有

八營營皆四面狀如井陌見利則接戰遇敵則
下壘當其下壘雖有雄軍數萬取空殺入中營
拒守外八營營對住砍殺是八門皆死門也
當其接戰一隅當敵兩正分左右翼以應之一
正當敵兩隅分左右翼以應之遊兵出奇搗擊
更番迭休或驚其左或擊其右或衝其中或繞
其後或先出以摧其銳或後出以擊其疲故曰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
勝者戰也兼戰守合奇正有包有伏有揚有應

陣法變化無過於此李衛公演之為六花內之
為圓外之為方者花法也表裏相應隅落相救
者實法也趙本學韜鈴十八勢即分合包伏遺
意俞大猷奪前敵陣即更番迭休遺意戚繼光
駕為陣即奇正相衛遺意要而論之陣勢盡於
方圓曲直銳陣法盡於前後左右中而大旨歸
於氣勢聯絡首尾擊應分不踈稀合不併塞大
將在百萬軍中旗幟一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故勢無定形法有定用臨敵之際相視地形

丘陵林麓平陸斥澤不同高下險易廣狹死生
支掛不一因以制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
正之宜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直有方圓
曲直銳之陣勢也且如漢高帝垓下之戰淮陰
侯將中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淮
陰侯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此方陣也淮
陰侯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此曲陣也淮陰侯復
乘之此銳陣也項羽大敗追奔至垓下此直陣
也大抵一陣之間奇正間設全體似方而相應

相救循環無端寔則有圓而無方是則方圓曲
直銳尚無定勢况於為之象形以希勝算哉若
夫制陣之要不離左右前後中而已前則視前
後則視後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任是天昏地黑
山川易向南北失位只依此法營陣立成法今
嚴金鼓肅旗號明雖驅之赴湯蹈火猶可也戚
公法利於南不利於北步騎不相及衆寡不相
當非陣之罪也陣故未嘗不利也

客曰選練固已精矣然兵有步有車有騎尅東

西陸梁風雨疾捲大虜馳入塵霧蔽天日而區
區以步卒當之宜其蹂且靡也夫步兵可以地
闊而不可以馳逐車兵可以守固而不可以趨
利故兵用莫如馬即如今薊遼所在戰兵十二
萬七千人又加練十二萬人榆關一隅已有二
十四萬重加選汰精壯之卒可得十萬得十萬
精騎剖之設有虜警以之馳騁角逐縱不能勝
何至敗壞顛仆靡爛而不可止也

國初馬政甚重有戶馬紐又養馬於民有民馬又

有種馬俵馬變為寄養至隆慶萬厯間始猶折
納半價繼則全徵折邑至天啟中南直草場牧
地盡行召佃踈戶徵糧而馬政亡矣無怪邊腹
之馬俱匱而司兵者且瞠目無計也子何道而
可復

祖宗之舊制歟吳子曰今天下士大夫持祿養交愆
愆忽忽其視東奴西寇擄掠紛紜如歛其不問
而自平者即不得已加兵加餉添設督臣改創
邊制諸所造作要自體面裝折外貌承當原未

嘗有細心經莫洞中肯祭著實下手工夫而又
何暇計及於馬政哉夫馬政始末莫詳於萬歷
中太僕少卿楊時喬馬政記而今不必論矣蓋
馬價折價始自萬歷三年至萬歷九年而全折
當是時江陵相當國以為南方馬匹羸弱不之
供戰陣驅馳倚首新款馬市初開折其價以為
市本使虜歲獲金繒而我多易勁騎名為和買
實以釣虜而強中國真逆腹兩利名寔兼得之
謀其後馬價折納有恒萬歷二十八年間周庫

積銀五十餘萬。案察戶工二部那借至千二百餘萬。蓋自是問寺始空矣。然萬歷中三出大征。征播征倭。皆經時累歲。亦以是財用不甚稱詘。迨勦奴三路。喪師寇起。延安蔓濟。至今總計二十五年。馬不足用。始恨江陵變法不詳。然其時內馬不蕃。而塲租為累。虜駒雖其下塞。其視南方課駒之力。相去猶遠。甚權宜。價本全行。買市未嘗非通變一術也。楊嗣昌為陝督。曾招徠哈馬。歲獲三萬匹。今哈夷在宣大西邊以外。較往

時部落稍近無插虜以為之限尚可招通買市而吾之所重更不在此諸省馬政雖廢而陝西大僕寺苑馬寺茶馬司尚在及各省一歲折納馬俵折銀尚在也誠用明練畜牧罔臣徃彼處加意料理而以年例徵入重價招徠盡付三邊困夫孳養三邊空濶地本豐饒水草良善孳生必蕃又西北近羌胡風氣勁烈與南馬絕異俟歲增課駒即以配給用軍征討之處令馬軍自行看養夫看養之時即思為乘望之用用心自

專人馬相得勒習又便况兵興寇誑中原田土
半屬拋荒無異草場與衍其於馬性未為不宜
而又屯牧相間陣隊有法馬匹自當日增月盛
足備騰驤趨利之用何必追復
祖制乃為得計乎况養馬於民原非
太祖初定天下之制乎

容曰兵法長以救短短以衛長如弓弩長鎗長
兵也必藉牌手又鈹以護其後藤牌銃鈹短兵
也必藉弓弩銃鈹以當其先有長兵短用短兵

長用如弓弩爲銳火器力及二百步者賊未百
步內然後發力及百步者賊未三十步外然後
發此長兵短用也如鏡鉞又棍爲短兵而有連
打連截以勝長鎗藤牌舞手爲短中之短而有
鏢鎗以亂人目此短兵長用也若牌手不迎鎗
速進或退步閃滾鏡鉞不一擊一截或轉身跳
打長鎗不近內分鎗或團串鬆慢棒棍對打不
聲重有力或等候迎待此皆花法不可上陣後
人灰炭飛晒不精確黃提掣不清鏡口不光直

銃身不長鉛子合口小大不適中不可臨時打
故若服習已熟裝製已精而用之或勝或不勝
其弊安在吳子曰藝高人膽大是技不可不習
也大將登壇按試閱視技藝生熟中否分定等
則以行賞罰不精而後能辨是大將不可不知
藝也膽大而藝高藝高而膽愈大然後可以按
放火器手不顫眼不花是大器可用而不可恃
也觀狄武襄以鐵騎破懷智高則知鏢牌不足
以禦騎矣觀戚總理不能以鴛鴦陣雄北邊則

如篋筮不足以禦虜矣觀用兵以來西洋之器
紅夷之器日新月益而未見取勝則知徒恃大
炮不足以成功矣總而論之洞胸貫草莫如強
弓勁弩短兵接戰莫如圓牌短棍單刀鎗鉞衝
鋒陷騎莫如鈎鎌馬叉長鎗苗鎗長刀大棒據
險守城莫如神鎗中砲暗伏要害莫如火線鋼
鈴地雷天網聯陣拒禦且戰且行莫如鹿角車
營飛空擊石摧堅亂敵攻可用守可用戰可用
莫如大礮其槍棍等項今時教師多習花法不

堪實用然如楊家鎗又口鎗俞公棍少林棍諸
法尚有其傳精之在心制之在氣勿亂勿囂後
蕪先至此服習之妙也若驚焉陣十人隊法長
於拒敵倭夷施之平原野戰鐵騎縱橫未為勝
算倘筦牌一人有共八人俱共可恃倘敵人殺
入長鎗收退不及則筦牌蔽捍後虛語矣是故
救技之法要在人習一藝藝分一卒弓弩火器
幾種各團一卒鉅棍短兵幾種各團一卒鎗義
長砲幾種各團一卒下至輕身疾足偷營劫寨

諸流亦各團為一卒平時既便演習遇敵臨陣
以我之長制敵之短更者迭出攻其不意可馬
法五兵五當之說意正如此乃又謹步伐明分
合參竒正此軍一成橫行無敵可也

客曰車勝馬馬勝步故自古兵家之論及

本朝郭定襄余肅敏多言車營而戚少保軍為周
至其畧曰車營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百二
十八輛每輛准輪長轆用螺二頭兩頭俱堪螺
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

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
機二架每車現派軍士二十名正名一隊十名
二名專管騾頭六名分管佛狼機二架車止一
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船工一名專
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十名隊
長一名為銃手四名在車先放為銃賊近用長
刀藤牌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石塊藤
牌銃鉅手二名在車先放火箭賊近用銃鉅火
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用之環衛軍馬一則束

部伍一則為營壁一則代甲冑虜衆擁來無計
可逼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原其本意蓋以
虜騎數萬風馳雨驟塵埃蔽天灰沙翳目軍士
跣立不定呼喚不聞看視不見弓刀精堅乘勢
殺入雖有義鉞刀仗教練精能難期取勝唯有
大炮中砲烏銃火箭放射及遠在弓矢未接之
地可以破敵設或平原曠野卒然相遇無堅城
馬墻依憑打放軍士膽力不充目眩手搖賊未
至而先發坐失火器長兵短用之利故制邊車

營彌布鹿角綿傘障蔽箭矢虜在百步外先發
佛狼機次鳥銃次火箭循環不窮萬一不退隊
兵出車殺賊勝則馬兵出車追逐其法甚精但
戚公當隆萬盛時俺酋請款未嘗堂一戰建
有奇功又車營重大進退分合轉移出入之間
雖令繁多那轄稀濶倘或為虜所乘如申黼故
事其害匪細假使用之今日果能奏六月出師
之績收復全疆上報

聖天子拊髀頓收之意確有成算否乎吳子曰古者

車不如騎後世車能拒馬其制不同所用亦異
漢衛青伐匈奴出沙漠環武剛車為營晉馬能
討樹機能用高廂車上載底角蓋是時機能
盛雖在西邊無異孤行絕域又涼州曠莽易為
衝突故依車為城唐李靖平突厥以車營為正
別遣奇兵襲之卒擒頡利是故車營皆正兵也
咸少保前曾練兵破倭在浙在閩舉無不勝後
至薊門一遇虜兵利始本俞大猷議演操車營
蓋防牌能禦弓矢而不能禦馬拒馬不能制騎

而不能制弓矢唯車營聯絡弓矢既不能加馬力
又不能過只須憑車堅守點放火器放空又裝
更番迭打賊必敗退所尤妙者隊兵出車廝殺
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五步之外馬兵出車追趕
任是如何不許離車三十步之外小車助兵戰兵
助車守不論何處地形何方賊眾我逸而彼勞
我靜而彼驚我嘗為主彼常為客豈非用兵勝
算哉死難者今合進退然兩車相附一順一倒
前行則進後行則退隨令下營不至轉移倉卒

所難者車空稀疎然兩軍之間庶角綿傘蔽塞
疎間鈎較貫絡無繇乘勢衝越惟大虜在前火
砲迭發馬兵步兵出入車門貴於捷速無滯此
在平日服習積慣輕便自然總之行軍之道以
長制短虜長技在馬過車營而不得展施中國
長技在大器扎車營而展布打放是所以制勝
者在乎因車以用火器而不恃乎車也申黼本
不知兵驅市人當強虜不能以人用車反欲恃
車為利故一炬而盡乃懲其前轍因陸廢食豈

可哉夫虜近邊攻險系堵截足兵若使入內地縱橫掠車營十數座沮壓適遂豈肯輕易出口或虜將大舉或先聲撲滅不得車營十數座特角勦殺豈肯輕易進車之為利害兵所惜費多易壞然等費耳與其費於虜何如費而造車以破虜精治器械圍結部曲虜或折牆入口或驅行道逼銃砲相繼隊伍周環又遣慣會登山越嶺川廣土洞奇材設伏於險要扼塞倚虜失利退回既入險阻伏兵齊出我發馬足兵

追奔夾擊必成大捷設或再犯又復如前三創
之後虜氣屏息待我打笑兵餉展開方略著定
緩急先後蕩平流賊收其良馬簡其精銳撤兵
北向奉振

神威

整師出關車營為正馬隊為奇材官劍客備偷
偷營劫寨披山布伏之用焚其廬帳奪其畜產
散其部落虜若逆拒一戰掃之移車過河恢復
全速成筭在我虜何能之有哉

客曰子言選汰之精紀律之嚴器藝之習陣法

之堅與用長制短逼禦虜騎以成大功其策良
善然夷狄異類與中國不相習誠部伍堅重攻
殺得機徐驅漸逼遁出塞外則已若流寇數十
百萬彌布蔓衍楚豫之間幾無人非則即使勝
之豈能盡降即使降之豈能盡化已曾偽署王
侯將相生人殺人今將俯首擣項耕田貿易乎
已曾殺我父兄子弟孤人子無人妻妻人婦女
今將吞聲飲恨與之共游同度乎揆之善後事
宜百無一可況賊強而我弱賊聚而我分賊飽

而我飢者未晚勝之。術也。吳子曰：賊所以嘗強者，官軍數敗也；賊所以嘗衆者，州縣數破也；賊所以嘗飽者，民無堡壘，賊得抄掠村落也；官軍何以數敗？戰士飢寒羸敝，軍無戰鋒，而我兵選將官不知彼已，不明進退，驟勝則驕，一敗即走，而我兵練雖有勇將強兵，且行且戰，暮則借宿民房，不下營壘，而我則所至去處必內扎老營，外扎子營，賊來分全軍之半以接戰，勝則出生力，軍佐之乘勝逐遠，則起全營尾之，偶有不

利大開營門張拓形勢可以轉敗為功是戰無
不勝矣州縣何以數破賊東則備東賊西則備
西賊乃出其不意而攻其無備今我嚴兵固守
無取可乘如賊攻某府某州料其有幾日糧可
幾日守且勿與應援爭利尋其去路要道必出
何方先將步兵精卒分頭接伏布置既定然後
以正兵臨之賊知我兵鋒素銳法令素嚴營陣
素堅抉嘗勝不敗之勢必然解圍退走我軍接
却徐行已過伏內伏兵必發伏發於賊之不意

驚慌擾亂我以正兵夾攻再遣遊兵搜山搗伏
可使賊單人隻馬不存是賊不得犯州縣矣官
軍羸億不能為民禦賊民又不知築營開塹以
自衛今我軍陣既強賊有所畏又使近賊百姓
賊得突來侵軼去處皆創立營堡或三百家或
二百家或三里或五里內用土城外埽包砌制
如城牆每堡擇一人為長教習器械俗制火藥
兼用河北弓箭社淮南堡塢及新建伯十家牌
法周環數千里之間聯絡救應一處有警起烽

發砲鄰近諸堡應之是又平增數十枚軍陣也
收割已畢人民聚堡若麥禾布野之時我則仆
旗偃鼓嚴軍暗伏却令人民刈獲倘賊來侵俟
其深入伏起鋒交左近數十堡人民一齊收保
打放砲石我又為設奇兵布兩翼犄角截殺縱
橫竒正出沒不窮賊即能逃逸亡命之餘不敢
再至行此三策我日強而賊日弱我日聚而賊
日分我日飽而賊日飢向賊之聚而分我不意
而勞我今其術皆無所用而反為我用形見勢

誑必然暗約別營齊心美我我則虛張形勢斷
其聲援多發間諜離其心腹使之困窮束手坐
以待斃賊知必死則必盡銳求鬪我則厚集前
隊正兵相當什：伍：設為左右車器持重銳
砲間蒞相持既久賊銳氣已盡我乃縱鐵騎馳
突貫其中堅自左而右自右而左使賊大渠雄
帥無一脫走然後豎起招降旗凡脅從之衆投
兵望地者不殺既降之後逐一簡選精銳收陳
行陣再舉提兵滅虜老弱盡出邊外營將督統

屯田既合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經又得化賊
為兵因強致富之策戰得其利撫得其用又何
患於賊耶

客曰食果足兵果精盜寇滅虜事無難矣然而
法令不一賞罰不當功罪不明趨避不畢則是
持之者未得其道而当官無人也

聖明當御勞心焦思內外諸臣分受理職亦既班
而前敎未奏何也吳子曰

天子所與寄威福者內有公孤閭臣六部大臣外有

對師總督督師統數十萬之衆運籌進止一事
共美萬事敗裂總督連數省之地調度兵食一
日共機數歲受敵故任莫重於督事莫難於督
身莫危於督必專其權久其任寬其責使之從
容歲月奮發精神鼓動智勇開拓功名而後事
克有濟近中原三督分路逼賊三邊宣大各一
督似也薊分三協舊二撫一督今二督一撫而
昌督又出矣堵禦賊虜在乎賞當功罰當罪使
將士用命兵馬精強不在督撫之多也即如護

陵護

關只遣一智勇叅遊特統一軍據險守要自足
制虜今於沿邊千里之內設三軍門號今不一
彼此牽制軍權既分兵勢反弱此一鎮之失也
推之各鎮文有巡撫武有總鎮總鎮體與撫相
頡頏又各有居中線索中朝貴人又各有愛憎
線索為替者進一人不能退一人不能生一人
不能故一人不能忍其進之退之生之故之而
以為罪狀也如是而法令安得一賞罰安得當
功罪安得明趨避安得畢稍以法繩初則譁絃

則蜚語流言結則輦金錢闕下得貴人片紙皆
臣傳舍去矣夫屯田墾土五年成熟教士訓卒
三年精銳事在數年之後而責望於一二歲之間
權輕勢薄安危莫自必之人吾知其決不能矣
高皇帝於各省設都司掌兵布政司掌財按察司掌
叅劾彈論即北虜入犯草賊生發都指揮將兵
撲滅之其統哨巡邊如大將軍徐達馮勝藍玉
等皆布衣里闈之舊心膂股肱之托有大征伐
踰疆越境不得已一出乃謂之總兵官今之總

兵坐鎮一方節制偏裨猶之都司之職而已無
故掛將軍印位甚高俸甚厚子弟嫻威叅遊備
總甚多意得欲後即使封侯貴重無過於此又
肯身蹈矢石立不測之地俸無望之功與

兵即其

國家計長久即當今之計外自九邊內及中原各

兵(無)

皆專委任之權寬責成之限巡撫總兵於事理

亦兵

宜裁革者概行裁革無比有相次之人以分其

權而二其令使彼得一意打笑經營賊虜又為
之分畫地面委教州郡錢糧戶口聽其通融出

入編選教練屯墾大務悉以付之此即軍市租
盡與李牧之意亦即

高皇帝任用守邊將士之法也兵即其民即其民
財即其財絕去牽制直裁貫通一切文武大吏
聽其署避苟有奇謀異勇及絲粟毫髮之技有
長歎見者許其概為題畝任以職司有功陞遷
有罪裁處輕則罰重則敘督師得斬忝避忝遊
得斬總旗旗總得斬隊伍根節相制指臂相使
留今者死貳令者死違令者死傳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必得明賂忠實軍功歷試之人以當
此任孳生故賞罰之柄予之而

朝廷特總其大綱核其功實成則有封侯之賞敗
則有斧鉞之誅上之關臣下之部院今如挹鼓
一叩一鳴事之應手節之合拍大展謀猷兼攬
豪傑數年之內食必足兵必強寇可盡虜可滅
矣客曰若子所云洵為救時之策但

國家制治之法絲連繩貫文武相維兵財分理此
祖宗防微杜漸厥有深意今一旦變革權尊勢重地

廣兵多恐故將來藩鎮之患子何道以善其後
耶吳子曰此大不然余所謂重皆臣之寄者不
獨為掃除寇虜計定以杜將來藩鎮之患也

本朝自開國靖難以後南征北討皆用文臣節制
佩將印以行得專生敵亂定事平解兵還印絕
無纖芥變端此

本朝家法也所可愛者從來驕卒喧譁戕殺將吏
抗拒

王師無慮數變近日悍將擁兵觀望養寇通奴緩

則桀驁急則背叛有唐藩鎮之形實在於此今使督臣控壓裁去總鎮約束部伍前兩患者可以默解陰消况余所論止沿邊及中原殘敵處耳

兩都諸省雖云併汰冗官實不過委任方面責成郡縣以各督全力外捍賊虜而以天下全力內殫各督犬牙之勢隱然具存跋扈之萌何繇而起柔內堅外綱舉目張此戡亂之急著亦長治之遠圖也必如容慮且俟虜寇蕩平論功行賞

朝

文臣與五等爵不復干與政事解兵柄歸
朝兵然後罷減督臣邊腹一體考任撫按綜核有
司永建太平萬世之業何不可哉不乘天下之
大勢不相天下之大機而因循積弊補苴毫末
歲月日去智勇日銷雖使桑孔比肩韓白接踵
我不知其所振救也客唯：而退
吳子曰制置天下之大略蓋與時而異永平
之世統法今總事權強公室杜私門使太阿
之柄踈於上而已釁亂方起人主必以其喜

怒威福顛倒跌宕天下英雄豪傑之士任之也重故為之而不忘責之也緩故圖之而不迫才能得施經制有序故禍亂以平今者干戈不息事緒紛然其失在不講求乎此也變而通之作而新之輕重本末故在為略叙所以然

表則有領綱則有綱輯寧九有式道一方鑒源洞委以富以強荅大勢第一
業廣財生事繁用費具鏡死生爰酌利弊蒿

目匡時柏解心計答經賞第二

計商金粟賈晁兵食

伯王之

道任小是亞答屯聖第三

後彼鴻指濡此鴉味莽起黃河馳云其救食

寘用舒庶消厥咎答裁沐第四

鹽美為利自古伊然變通厥道曰濟時艱遊

哉劉晏執啟斯賢答中鹽第五

兩都相望萬國方朝天出源水以接金漕啟

閉得理嬉飽以邀答通漕第六

軍重推鋒士負馬取簡之錄之相顧以善旌
鼓方嚴凱歌豈晚蒼選練第七
鶴鵠魚龍異名同情共利勿走見便勿爭大
將 在陣萬人一身蒼營陣第八
縹緲出塞英衛專征不資龍友孰掃羶氛草
豐苑廣雪錦成群蒼馬政第九
刃開似水鎗騰若龍火器雷動石礮風從練
目練膽技擊稱雄蒼器藝第十
驕虜颺疾豎重刑之百戰百勝豎久相持載

法李靖以正為奇，荅車營第十一。
賊鄧百萬四散，而詳計數分，盡摧折，松栢回。
軍轉戰淨，掃胡沙，荅算勅第十二。
經世有本，節目依因，生聚教訓，制事唯一。
權審今肇，贊中興，荅權任第十三。

歲在重光，大荒落，陽月之望。木雀錄竟。

余中表兄龍羽宗先生，鳳翔邑中老儒也。常為
余言少與楊齋公同筆硯，見其每一義成，輒于

題下注一古人性名如賈誼晁錯司馬遷劉向
班固諸葛亮以及韓柳歐蘇曾王諸家初不解
其何意及取其文而詳玩之知其命筆取徑多
本之古人故能超軼時俗以自成一家言非規
撫形貌者彷彿茲客問十三篇既非對策亦非
論斷次尾先生序稱公手授是端曰用疏議體
於是反覆尋味恍然得公用意之所在而益信
羽宗之言為不誣也是編向經梓行遭亂燬廢
余求之十餘年不能得後子諤忽購以相示為

之驚喜謹錄錄藏諸家塾并識往時所聞於簡
末於以見我公之學之才無所不可者如此至
其深籌碩畫藎、可見施行之慮則有李吳兩
公之序言在余小子何敢多贊

嘉平下浣

木宦拜手謹識

予既刊長世伯集越三載友人柳弄疾推得中著
於森湖書實蓋先已持往南林矣、失之、不習
云寶物重完歷劫愈著君子以有權而不樂為

善哉善尾樵木雀一跋疑為吳越士樵也

宣統三年

閏月

是後學陳君病拜書謹誌

丹素木雀跋語知此書本嘗刊

行而燬於兵亂因檢寄卷鈔

曹公語我云只之輜蓋俱自

沈非吳彬殆可信也山陰諸貞

壯宗元愛書成癖與余志同

百見之刻采副本而告于友人向

乃有二冊矣辛亥中秋七病文誌